

媒體識讀

一個批判的開始

MEDIA A Critical Beginning LITERACY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

媒體是一種公共空間，可惜的是，這個空間卻嚴重受到政治與商業力的扭曲窄化。還好，仍有不少人在努力挑戰這些力量，我們期待閱聽大眾洞悉與批判媒體背後的產製結構與價值，共同建構多元的媒體環境！

G206-3
20059

港台書室

媒體識讀

一個批判的觀點



MEDIA LITERACY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媒體識讀 /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 --臺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正中，2004 [民93]

面：公分

ISBN 957-09-1691-5（平裝）

1.大眾傳播—論文，講詞等

541.8307

93016175

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

主 編◎成露茜、羅曉南

副總編輯◎黃正勇

責任編輯◎李金瑛、胡琬瑜、謝青秀

美術設計◎黃馨玉

發行人◎蔡繼興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 話◎(02)8667-6565

傳 真◎(02)2218-5172

郵政劃撥◎0009914-5

網 址◎<http://www.ccbc.com.tw>

E-mail:service@ccbc.com.tw

門市部◎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 話◎(02)8667-6565

傳 真◎(02)2218-5172

香港分公司◎集成圖書有限公司—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TEL:(852)23886172-3 · FAX:(852)23886174

美國辦事處◎中華書局—135-29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 U.S.A.

TEL:(718)3533580 · FAX:(718)3533489

日本總經銷◎光儒堂—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TEL:(03)32914344 · FAX:(03)32914345

總經銷◎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TEL:(02)2795-3656 · FAX:(02)2795-410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99號(10418)

分類號碼◎541.00.017（祥新）

出版日期◎西元2004年10月試行版

ISBN 957-09-1691-5

定價／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成 序

強調這本《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做為試行版有兩層意義：一是雖然所有篇章的執筆者都任教於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但因為專業領域不同，背景經歷各異，要對「媒體識讀」這門課取得共識，發展出大家都認同和願意採用的教材談何容易。

一年多以來的實際教學經驗和定期討論，讓我們各自的想法有機會接受挑戰並得到澄清，同時在部分關鍵概念取得共識。不過，仍有些問題尚待時日切磋解決。

其次，一本好的教材必須建立在學生的回應上。學術論文常以深奧難讀為標誌，教科書則反之，非但要求言簡意賅，適合學生的程度，最好還要能讓學生產生興趣，引發主動學習的意願。

基於以上兩點，我們決定推出「媒體識讀」試行版，一方面宣示它的可塑性以及我們追求建立一個批判性媒體識讀品牌的決心，另一方面企求落實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以老師學生互為主體的教學理想。

回顧這門課在台灣的發展歷程，政治大學首先於千禧年開設「媒體素養概論」非同步網路課程，世新通識教育中心隔年亦籌辦「媒體識讀」，並於下個新學年度增設網路教學，而且在2003年秋季起，成為大學一年級必修課。大約同時期或稍晚，慈濟、元智、佛光、陽明、國北師等校，也紛紛辦理同名課程，其中國北師更分別開有碩士班的「媒體素養專題」及「媒體識讀教育研究」。（見下表）往後，還有靜宜大學的進修推廣部和世新終身教育學院，也都嘗試開設媒體識讀課程。至此，這門課在台灣高等教育學府，已然扎根並漸漸形成一股潮流趨勢。

另一方面，置身資訊社會，閱讀書報雜誌、聽廣播、看電視、撥打手機，或者使用電腦、上網等，可說是現代人維持生活／存的基本動作。放眼國內傳播媒體，除長期致力於識讀教育的《台灣立報》、教育電台、公共電視之外，也還有許多商業媒體機構，相繼投入識讀節目／活動的推廣。因此，在似乎人人都懂、人人可談的情況下，「媒體識讀」更成了一門重要的生活學問。

媒體素養／識讀課程說明

學校	課程名稱	開課時間	選別	學分數	授課形式
政大	媒體素養概論	2000 秋起	通識選修	2	網路為主
世新	媒體識讀	2001 秋~2003 春	通識選修	2	面授
		2002 秋~2003 春			網路為主
		2003 秋起	必修*	2 / 2 或 4**	面授
慈濟	媒體素養概論	2001 秋起	通識必修	2	網路為主^
元智	媒體識讀	2001 秋***	必修	2	面授
佛光	媒體識讀	2002 秋起	通識選修	2 / 2	面授
陽明	媒體素養概論	2003 春起****	通識選修	2	網路為主^
國北師	媒體素養專題 （推廣教育—— 碩士學分班）	2003 春起	選修	2	網路為主
	媒體識讀	2004 春起			面授
	媒體識讀教育研究 （碩士班）				

余陽洲整理、製表

*新聞傳播學院為院學年必修課，其他學院的各系自行決定選別。

**大學部上、下學期各2學分；終身教育學院二年制專班為4學分的學期課。

***已停開。

****開設學期不定。

^與政大合作。

即使如此，以較為嚴謹的標準來檢視，「媒體識讀」作為剛起步的科目，其實還有許多地方待辨正、釐清與改進。惟有望深責切，識讀課程方能避免淪為隨興、流行的教與學，也才能夠紮穩根基，進而孕育出理想的社會公民。

這正是我們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老師們，之所以撰寫《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試行版）的理想所在。

成路華

於世新大學

2004年10月

羅 序

2000 秋，我奉命接掌學校之通識及共同課程，由於世新大學是以新聞傳播起家，而個人對媒體問題也甚為關切，所以相關之通識（及共同）課程就成為我檢視的焦點。其中，「電子計算機概論」及「傳播與社會」這兩門課程，特別引發我一些想法。

我當時的設想是：「電子計算機概論」做為通識課程，在國內大學院校行之有年，顯示國人對於新興科技的重視，但特別是從「人與媒體」、「人與新科技」的觀點來看，那樣的重視顯然還缺少一份人文關懷——只關注表面的利益／方便性，而忽略了人們在新科技／媒體環境中，可能遭逢的困難。至於「傳播與社會」，單就名稱而言，雖然能夠填補上項缺憾，但仍偏重引介不同媒體之運作及相關傳播學理，至於媒體與人（社會）之關聯，尤其是具批判性的見解，則少有闡述。

就個人而言，從人文通識觀點出發，面對日新月異的媒體科技，一項亟需回答的問題是：在電視和其他新媒體興起之後，人們原本在印刷媒體主導下之健康有序的自我成長——尤其是道德之自我發展——環境，已然呈現惡化趨勢，而原先做為傳承教化之主要機構的家庭和學校，既為新媒體所取代，則人們應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為了回應此問題，我認為「傳播與社會」實有必要發展成為一門「批判的媒體識讀」課程，以幫助學習者建立一套「視（聽）覺防禦」機制，進而減少新興媒體可能肇致的傷害。正如傳播研究顯示，電子媒體之所以能夠對人們發揮重大影響，不盡然在於其內容的合理性，反而往往是因為人們不加「防禦」所致。的確，新傳播科技能夠超越傳統印刷媒體，建構一個更為擬似「真實」的世界，正因為人們輕忽此一「虛擬」環境，終致使某些荒誕不經卻又近似真實的傳媒訊息，形成污染敗壞之惡質效應。批判性的媒體識讀教育，即在於強化閱聽大眾的穿透力，以審慎思辨當前媒體環境。

世新大學擁有完整的傳播系所，又長年開設「傳播與社會」，自然極為關注此一趨勢／現象；於是，我開始在通識課程中試點，力邀余陽洲老師研商推動「媒體識讀」課程，稍後並有當時尚在博士班就讀的管中祥老師參與。

推行之初，人力、物力均缺，但我們只單純考量這門課對於學生乃至整個社會的意義，反正「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未來就看機緣如何。很幸運的，第二年我們就從教育部「提升大學基礎教育」的計畫中得到一筆為數不多，但頗有及時雨之效的補助款項，容許我們用四年時間去建立一個媒體識讀教學網站，得以購置種種構思教學、設計教材所需的圖書及影音資料等，並延請助理來維護網站和整理資料。更幸運的是，第三年我們又碰到成露茜教授，她剛接掌本校新聞傳播學院且銳意進行創新嘗試，「媒體識讀」就此成為和「傳播與社會」平行的共同課程選項。另外，在成院長的號召與大力支持下，除了原有網路教學內容，傳播學院的老師亦紛紛投入，合力撰寫一份文字教材，這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如果沒有這些老師們奉獻個人寶貴時間，投入寫作和討論修改，目前這套教材是無法順利完成的。在此，再次向她／他們表達謝意。

最後，關於本書之定名為《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必須向讀者說明，我們之所以選用「批判」一詞，特別是希望強調其中蘊含的自我批判／反思之意涵。亦即，「批判」並非一味指責對方／他人，而是要將自己與批判對象視為「一體」，也唯有「閱聽人與傳媒一體」，共同思辨當前的媒體問題，並承擔改革任務，如此才能長養吾人寬以待人，包容異己／另類之心。只有如此，才能培養批判者之責任心；反之，「批判」倘淪為修理他人之武器或樂事，非但對批判對象之影響有限致無法改革現況，批判者自己亦終將成為被批判、改革的對象，這就完全違背了我們的初衷。

羅曉南

於世新大學

2004年10月

C O N T E N T S

媒體識讀

一個批判的開始

MEDIA A Critical Beginning
LITERACY

【目次】

成序—— ii

羅序—— iv

第 1 篇 導論 1

第一章 「媒體識讀」的素描與想像◆余陽洲 3

第二章 多重觀點下的大眾傳播媒體◆余陽洲 21

第三章 傳播科技新放大鏡◆管中祥 33

第 2 篇 媒體產製 45

第四章 媒體產業結構◆邊明道 47

第五章 新聞工作者◆林富美 59

第 3 篇 文本類型分析 71

- 第六章 閱聽大眾的新聞入門◆余陽洲 73
第七章 消費大眾的廣告入門◆余陽洲 83
第八章 綜藝？綜義！眾議！◆管中祥 95
第九章 電視劇節目◆陳一香 109
第十章 解讀訊息——以報紙為例◆董素蘭 123
-

第 4 篇 意識型態與再現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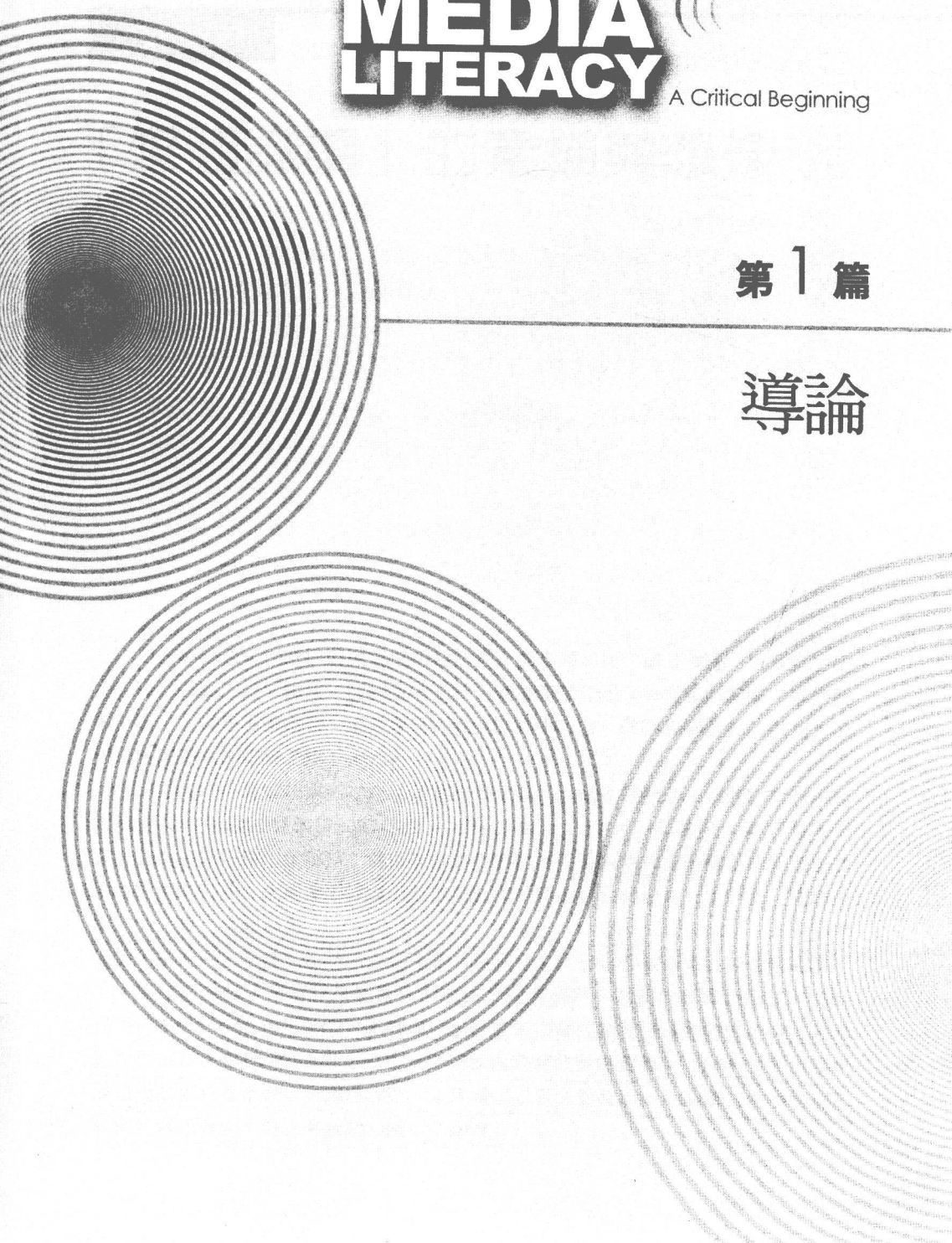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解讀媒體中的性別意涵
——以平面廣告為例◆林宇玲 137
第十二章 年齡與媒體再現◆蔡美瑛 151
第十三章 種族與媒體再現◆林思平 169
第十四章 階級、社經地位與媒體再現◆夏春祥 181
-

第 5 篇 行動閱聽人 199

- 第十五章 閱聽人的傳播權◆管中祥 201
第十六章 閱聽人當家作主——單兵作戰篇◆余陽洲 213
第十七章 閱聽人當家作主——眾志成城篇◆余陽洲 225
第十八章 另類的媒體實踐◆成露茜 239
-

名詞解釋—— 252

編者與作者簡介—— 262



MEDIA LITERACY

A Critical Beginning

第 1 篇

導論

「媒體識讀」的素描與想像*

◆余陽洲

在當前社會，大眾媒體與傳播新科技是人們聯繫彼此、建立關係，以及熟悉生活環境的主要工具。因此，翻閱書報雜誌、聽看廣播電視、欣賞電影音樂，或者使用手機、上網等平常動作，也是現代人維生的基本行為。傳播媒體既如此重要，我們又怎能不多加認識了解！

另一方面，在肯定傳媒的功能和優質表現之餘，大家不該輕忽，媒體亦具有引發人類衝突、阻礙社會進步的破壞力。尤其距離今（2004）年總統大選落幕才不久，國內民眾理當印象猶存：選舉前後許多新聞媒體淪為黨政宣傳機器或報票出現灌水的荒誕行徑。大眾傳播媒體已然成為台灣公認的社會禍源之一；對此，閱聽大眾更要充實「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知能，以因應新聞報導偏頗、民調數字造假、廣告誇大不實、收視率失真等等，許多令人憂心煩心甚至痛心的媒體亂象。

更積極些看，傳媒體系能否正常運作／健全發展，端賴於具備識讀知能的公民。自1930、40年代以降，歐美等先進社會即陸續規劃實施媒體識讀教育；我國教育部也在民國91年10月，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2002），宣示從小學以迄成人教育全面推動識讀課程，以便養成具備主體意識、能夠獨立思考的理想公民，進而實現「健康的媒體社區」之願景。

一、「媒體識讀」的意義

1. 從「識讀」到「媒體識讀」

由「literacy」轉譯而來的「識讀」一詞，並非習常中文用語，所以人們初聞「媒體識讀」，或許感覺陌生而未能迅速體察其義。因此，本文先行引介「識讀」的原／英文意義，接著再界說「媒體識讀」的定義。

根據《韋氏新世界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1988: 789)，「literacy」的第一個解釋，特別是指涉讀、寫的品質或狀態，再則為如(使用)電腦等的各類知能(knowledgeability)或才能(capability)。換言之，「識讀」即有關運用文字的能力，但亦含括其他方面的知識才能。

隨著科技進步與傳媒形式的發展，當今閱聽大眾識讀媒體的知能，也早由文字推展到聲音影像，乃至於電腦資訊形式。正如Frechette (2002: 24)所言，「當媒體與識讀結合在一起時」(when combining literacy with media)，人們開始從以印刷為基礎的讀寫領域，轉向充滿非線性的記號與符號的視覺世界。知名電視製作學者Zettle (1998)即指出，「讀」、「寫」業已延伸到其他領域的能力，分別等同於(種種)媒體訊息的「解碼」(decoding)與「製碼」(encoding)；類似地，Johnson (2001: 15-16)亦認為，「讀」可以被視為「分析」傳媒，「寫」則屬傳媒的「產製」。

根據前舉工具書和學者們的解說，「literacy」之意涵既可／已超越書寫和閱讀範疇，則媒體教育工作者不應劃地自限，一味眷注於文字印刷媒體。

「識讀」／「媒體識讀」的意涵，尚可依循不同的情境脈絡，或是根據特定觀點與理論架構界定之(參見Alvermann & Hagood, 2000; Rubin, 1998)。儘管百家爭鳴，下面舉出三則簡繁程度有別、分具特色的定義，並配合解釋：

- (1)「媒體識讀」是一種閱聽人接觸媒體時，積極藉以詮釋訊息意義的觀點(perspective)(Potter, 2001: 4)。

「觀點」，是指人們認知理解事物的知識結構；簡單說，「觀點」也就是看待事物的立場或角度。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言而喻的，知識結構／位置有別，每一個人對媒體的認識與

意義解讀，自然各不相同。

以賞析好萊塢007系列電影為例，立足於衝突觀點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著重的是，英國間諜詹姆士·龐德與「壞人」之對立爭鬥，意味著鞏固政府權威或西方利益；換從「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角度切入，龐德周旋在眾美女當中的風流行為，實為「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表徵；同樣析論龐德的異性情緣，「女性主義」(feminism)觀點則可能強調，刻板印象化的龐德女郎，根本就是深化父權宰制的花瓶角色。

戀母情結 (Oedipus Complex)

源自古希臘悲劇，劇中主角伊底帕斯王因神諭將弑父娶母，一出生便被拋棄荒野，成人後一心想逃離命運擺布，但神諭成真乃自剗失明、棄井離鄉而去。弗洛伊德認為，伊底帕斯王有潛意識的戀母情結，因此透過殺父娶母來滿足孩童時期隱藏性衝動所形成的願望。「戀母情結」即用以指稱，孩童成長階段之愛戀母親、憎惡父親的心理狀態。

識讀既然立足於特定觀點，閱聽人倘有能力移換位置角度，得以欣賞領會的媒體／訊息意涵，亦將隨之更為豐富。

- (2)「媒體識讀」指透過印刷與非印刷的種種格式 (format)，近用、分析、評估，以及傳播資訊的能力 (Considine, 1995)。

上項定義指出，識讀涉及運用各種媒體的本領，除了分析、評估訊息，閱聽人也應該具備「近用」和「傳播」的能耐。此外，媒體教育學者 Considine 特別聲明，這一則廣獲北美媒體教育組織與領導人物認肯的定義，不但包含識讀的讀（理解）、寫（創造／設計／產製）才能，也融入寄寓在「分析」與「評估」之中的批判力。

- (3)「媒體識讀」協助學習者，針對大眾媒體的本質、運作技術及衝擊，發展出透徹和批判性的理解。具體而言，識讀教育的目標在於，增進學習者了解與欣賞媒體如何運作、產製意義、組織，以及建構真實，並賦予學習者創造傳媒產物的能力 (Duncan et al., 1989)。

本則由曾經訪台的加拿大「媒體識讀協會」(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發起人Duncan教授，協同其他專家學者研擬的界說，除列舉教學內容，並且展現了較為宏觀的考量。根據定義，媒體識讀教育意在提升學習者的識讀知能，但也擴及傳媒的掌握運用和對於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認識。

媒體識讀協會 (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

為北美最大的媒體識讀組織，1978年成立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組織成員來自全加拿大、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老師、圖書館員、顧問、家長、文化工作者和媒體專業者，她／他們共同關心的主題是媒體對於當代文化的影響。媒體識讀協會透過探討：媒體如何運作、組織，以及建構事實等問題，來增加學生對於媒體產製意義的理解和興趣。協會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學生發展出一套對於媒體本質、媒介溝通者所使用的技巧及其所帶來的影響的認知和批判性的理解。重要的是，透過協會的努力，安大略省成為近來北美唯一頒布規定媒體識讀為七到十二歲孩童語言藝術必修課程基本的一部分之地區。

這個組織的任務還包括下列目標：

1. 提供建議和人力，舉辦研習說明會。
2. 協助教育工作者將媒體研究與既定課程結合。
3. 協同整理教育部安大略省教師聯合會 (Ministry of Education-Ontario Teachers Federation) 媒體識讀手冊 (*Media Literacy Resource Book*)。
4. 出版媒體識讀電子報，介紹與媒體識讀相關的理念、事件和回顧。
5. 做為媒體識讀觀念、進程綱要、資源的交流中心。
6. 籌辦媒體識讀會議和研習營。
7. 做為媒體工業、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媒體機構的中介橋樑。

起始於安大略省，其他地區如 British Columbia、Saskatchewan 和 Nova Scotia 的媒體識讀組織也在該協會的支持和指導下相繼成立。

2. 「識讀」、「素養」，與「公民教育」

還必須一提的是，「media literacy」另有「媒體素養」、「媒體公民教育」等相通的中文轉譯。以教育部《「媒體素養通識教育課程研究室」之成立與規劃》結案報告（陳世敏等，1999）為例，其中除「素養」外，研究人員也採用了「識讀」、「公民教育」，以及「視讀」等同義詞^①。

上舉中文譯詞，必然存有語意的差別，從而帶來不同理解與感受，但國內目前仍少見析辨比較各詞的意義與使用。所以，底下嘗試釐清媒體之「識讀」、「素養」，與「公民教育」的要義，一方面回歸「知其所以然」的學習真諦，同時藉著申論三者特色或不足處，表明本文／課程採用「識讀」名稱的理由。

首先，查閱工具書^②，「識讀」是中文字面上最接近「literacy」的翻譯（即「讀寫能力」）；其次，「識」、「讀」的中文註解，分別有「審查」、「判別」、「辨認」及「閱讀」、「研習」之意，不僅吻合媒體教育所欲推廣的知能，亦能直接反映英文「literacy」的基本意涵。況且，只要稍微推敲「識」、「讀」二字，不難聯想到「認識」、「辨識」及「閱讀」、「讀取」、「解讀」等動作／意義；如果再轉衍為「認識、解讀媒體」或「辨識媒體、解讀訊息」的標題形式，非但簡單易上口，相信也少有人會記不牢或未能清楚其義的。

但誠如第一節所述，「識讀」畢竟是新創詞彙（如同「閱聽人」一詞），社會大眾的接觸、了解仍然有限。在多數民眾不熟悉的情況下，也難怪國內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每每開課不易^③。另外，「識讀」指涉的種種動作，或許太過技術導向，致令人忽略背後的深層意義與理想目標。不過，話說回來，「literacy」或「讀寫」、「識讀」原即具有主動創造的意味，因此凡能夠落實識讀知能的閱聽大眾，不也就是「具備主體意識、能夠獨立思考」的當代社會公民？

再論及「素養」一詞，既是現成的中文語彙，理當親切可解。問題在於，隱含道德論調且含意空泛的「素養」，並非吾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用語，而且翻查任何辭典，相關解釋不外乎「平日的修養和訓練」云云。易言之，如未詳加申論說明，一般根本難以自行領略「素養」應用在傳媒領域中的切

確意義。曾經，在國內媒體識讀推廣中心舉辦的第七期種子師資培訓活動中，參與研習的七十五位國中小學教師裡，僅四或五人贊成「素養」一詞（而約有八成研習教師者偏好「識讀」的名稱）。今（2004）年暑期，在國立教育研究院舉辦的「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研習活動中，更有中學老師直言反對「媒體素養」一詞，因為該名稱容易讓人產生混淆，誤以為是媒體工作者的素養^④。正因為不容易掌握其義，「素養」有時反而造成誤會，甚至形成推廣媒體教育的阻力^⑤。

不過，「素養」一詞包羅廣泛，含納多項知識能力，可以說更具備整體觀（參見吳翠珍，2004）。但也因此，「素養」似不宜獨立成為一門科目；這也就是為什麼，育成現代國民的種種素養固然重要，但各級教育卻不多見開設「人文素養」、「科學素養」、「政治素養」、「經濟素養」等同名課程。反之，根據民國72年頒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教學目標在於培育「具科學素養的國民」之自然科學學科，即包括有生物、理化等專門科目。

相形比較，「識讀」較能明確代表運用傳媒的知／常識與能力，「素養」則著眼於有關知能的平時／終身修為表現。據此，或可將兩者視為進程先後有別、範圍大小不同的學習訓練。就課程安排而論，教學首重充實學習者的「識讀」知能，然後再考量教學條件／資源及配合個人生活環境強化之，以期待學習者在日常中能夠發揮所學、持恆實踐，進而體現「素養」的要義。

更進一步看，「識讀」、「素養」不該／會只講求個人的充實知能與作為表現；亦即，媒體教育除培養獨善其身的閱聽人外，還應造就具備集體意識，能夠積極參與公共論述的社會成員。因此，本課程又可以稱為「媒體公民教育」。只是這樣的名稱，彰顯教學宗旨遠勝課程內涵。再由於行之有年的「公民教育」，往往予人以（保守的）政治和生活學習之觀感，致使淡化了課程注重的批判性與媒體角色。另外，也有論者表示：既然是公民教育，何以不從中小學課程出發，卻延至大學階段——而且還局限在傳播專業領域或通識選修課程？

總之，「media literacy」譯稱「媒體識讀」、「媒體素養」或叫做「媒體公民教育」，各有其獨到處。如果是國家媒體教育政策的通盤規劃，「媒體公民教育」之說堪稱允當，而為凸顯媒體教育的目標／理想境地，「素養」或「公民教育」名稱亦恰如其份。然若側重辨識、解讀、評估等相關知能的充實